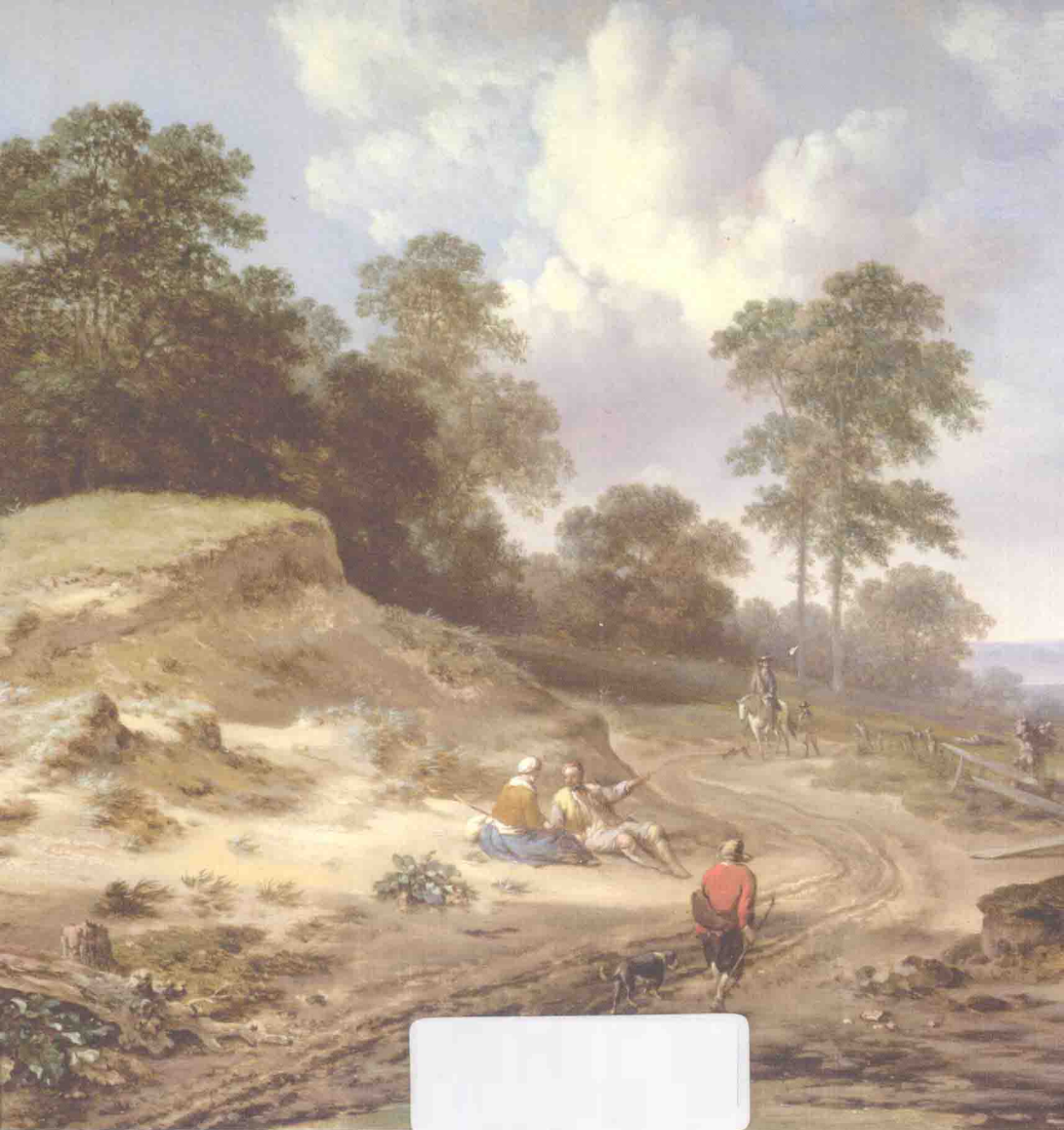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KALAMAZUOFUXIONGDI

卡拉马佐夫兄弟

(俄) 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徐春和 译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KALAMAZUOFUXIONGDI

卡拉马佐夫兄弟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徐春和 译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童 睿
封面设计：嫁衣工舍
版式设计：中图传媒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卡拉马佐夫兄弟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徐春和译.
—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6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ISBN 978-7-5676-0261-8
I. ①卡… II. ①陀… ②徐…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19320号

卡拉马佐夫兄弟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徐春和 译

出版发行：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189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241002
网 址：<http://www.ahnupress.com/>
发 行 部：（0553）3883578/5910327/5910310（传真）
E-mail: asdcbsfxb@126.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制：三河市杨庄双菱印装厂
版 次：2013年6月第1版
印 次：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规 格：787×1092 1/16
印 张：42
字 数：706千
书 号：ISBN 978-7-5676-0261-8
定 价：49.80元

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第一部	1
第一卷 一个家庭的历史	1
一 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	1
二 被扔在一边的长子	4
三 续弦和续弦生的子女	6
四 幼子阿辽沙	11
五 长老们	17
第二卷 不适当的聚会	23
一 来到修道院	23
二 老丑角	27
三 有信仰的村妇们	34
四 信念不坚的太太	40
五 将来肯定会这样，肯定会这样！	45
六 这样的人活着有什么用！	52
七 向上爬的宗教学校学生	60
八 乱子	67

第三卷 好色之徒	74
一 下房	74
二 丽萨维塔·斯麦尔佳莎娅	78
三 热心的忏悔（诗体）.....	81
四 热心的忏悔（故事）.....	88
五 热心的忏悔（“脚跟朝上”）.....	94
六 斯麦尔佳科夫	100
七 争论的问题	104
八 喝着白兰地的时候	109
九 色鬼	114
十 两人在一起	119
十一 又一个失去了的名誉	128

第二部	134
------------------	------------

第一卷 折磨	134
一 费拉庞特神父	134
二 在父亲家里	142
三 和小学生们相遇	145
四 在霍赫拉柯娃家	149
五 客厅里的折磨	154
六 农舍里的折磨	163
七 在清新空气里	170

第二卷 赞成和反对	178
一 婚约	178
二 斯麦尔佳科夫弹吉他	187
三 兄弟俩相互了解	191
四 叛逆	199
五 宗教大法官	208
六 暂时还非常不清楚的一章	224
七 “跟聪明人谈谈也是有好处的”	233
第三卷 俄罗斯教士	240
一 佐西马长老和他的客人	240
二 已故司祭佐西马长老的生平，阿历克赛·费多罗 维奇·卡拉马佐夫根据他的自述编写（传略）	243
三 佐西马长老的谈话与训言	266
第三部	278
第一卷 阿辽沙	278
一 腐臭的气味	278
二 那样的时刻	288
三 一棵葱	293
四 加利利的迦拿	308
第二卷 米卡	312
一 库兹马·萨姆索诺夫	312

二 猎狗	321
三 金矿	326
四 在黑暗里	336
五 突如其来的决定	340
六 我也来了!	352
七 无可争议的旧情人	359
八 梦呓	372
第三卷 预审	383
一 彼尔霍金官运的开端	383
二 报警	388
三 灵魂的苦痛——第一次磨难	393
四 第二次磨难	399
五 第三次磨难	404
六 检察官捉住了米卡	412
七 米卡的重要秘密, 别人对他发出嘘声	418
八 证人的供词——婴孩	426
九 米卡被带走了	434
第四部	437
第一卷 男孩子们	437
一 柯里亚·克拉索特金	437
二 小孩子	441
三 小学生	445

四	茹奇卡	451
五	在伊留莎床边	457
六	早熟	470
七	伊留莎	475
第二卷	伊凡·费多罗维奇哥哥	478
一	在格鲁申卡家里	478
二	病足	486
三	小魔鬼	494
四	赞美诗和秘密	498
五	不是你！不是你！	510
六	跟斯麦尔佳科夫的第一次晤面	514
七	再访斯麦尔佳科夫	522
八	跟斯麦尔佳科夫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晤面	529
九	魔鬼——伊凡·费多罗维奇的梦魔	541
十	“这是他说的！”	555
第三卷	错判的案子	560
一	致命的一天	560
二	危险的证人	565
三	医生鉴定和胡桃	572
四	幸福对米卡微笑	577
五	突如其来的灾难	584
六	检察官的演说——性格分析	591
七	历史的观察	599

八	对于斯麦尔佳科夫的研究	603
九	种种心理分析，飞驰的三套马车，检察官演说的结束	611
十	律师的演说——两根伤人的大棒	619
十一	既没有钱，也没有抢劫的事	623
十二	也没有谋杀	628
十三	海淫海盗的论客	634
十四	乡下人不为所动	640
尾 声		646
一	营救米卡的计划	646
二	谎话一时成为真实	650
三	伊留莎的殡葬——石头旁边的演说	656

第一部

第一卷 一个家庭的历史

一 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

我县地主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的第三个儿子叫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老费多尔在整整十三年之前就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而惨死，那段公案曾经让他名闻一时（至今县里的人对他还是记忆犹新）。

对于那个案子，请允许我之后再细说。如今我所要讲述的，就是这位“地主”（我们县里这么称呼他，虽然他差不多有生以来从来也没有在自己的领地上住过），这是一个虽然古里古怪、可是经常可以碰到的人物，是一个又恶劣又荒唐，同时又头脑糊涂的人的典型。可是，他这类糊涂人却会非常高明地经营他自己的财产，并且或许也只有在这类事情上非常懂行。比如说吧，费多尔·巴夫洛维奇起初几乎什么也没有，他是个最起码的小地主，经常跑到别人家去吃闲饭，争着做人家的食客，可是在他死的时候，却积攒了十万卢布的现钱。可是尽管如此，他依旧一辈子都可以说是我们全县中一个头脑最不清的狂人。我还要说的是：他并不笨，这类狂人大多是非常聪明和狡猾的。他仅仅是浑噩，并且是一种特别的、带有民族特色的浑噩。

他有过两次婚姻经历，有了三个儿子，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是他的长子，第一位太太生的，另外两个，伊凡和阿列克赛，是第二位太太生的。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的第一位太太出身在有钱有势的贵族米乌索夫家，同时也是我们县里的地主。一个富有嫁资，既非常聪明美丽，又

非常活泼可爱的小姐，怎么竟然会嫁给这种像人们常叫的，不值钱的“废物”，我也不多说了，由于这种事在我们这一代里并不罕见，过去的时代也发生过。我还认识一位女孩子，也是属于过去的“浪漫派”一代的，她对一位先生偷偷爱了好几年，本来可以用极安静的方式嫁给他的，可是却由于自己觉得障碍无法克服，在一个狂风暴雨的夜里，从巉岩般的高岸上投入又深又急的河里自杀了。她这么做也是由于一种怪念头，那就是为了模仿莎士比亚的奥菲莉亚。如果她早就看中的那个心爱的岩石并不是了不起的好景致，如果这一带是平淡无奇的平坦河岸，那么，她或许一点就不会自杀。

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应当了解到，在我们俄罗斯的生活中，在最近几十年中，这一类的事情确实发生了很多。因此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米乌索娃的行为肯定是受了别人的流风的影响，也是由于气愤所致。她或许想表示妇女的独立，反对社会的压迫，反对自己宗族和家庭的专制，而容易唤起的幻想又让她相信（哪怕仅仅是在一瞬间），费多尔·巴夫洛维奇虽然被人叫做食客，仍然是日趋进步的时代里一个大胆和最好嘲弄的人，而事实上，他仅仅是一个恶毒的丑角，别的什么都不是。更有意思的是这事竟然落到了私奔的结果，而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却感到非常的荣幸。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对于这类意外的奇遇，即便从他的社会地位来说，当时也是求之不得的，由于他盼望早日成家立业，为此甚至可以不择手段；攀一门好亲戚又能获得嫁资，的确是一件非常诱人的事情。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中的女主人公。

说道爱情，不管是新娘还是他，几乎可以说是没有的，虽然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还非常有些姿色。所以这个事件在费多尔·巴夫洛维奇一生中，或许可以说是一件唯一的特殊事件，由于他一辈子非常好色，只要女人一招手，他就会立马拜倒在任何一条石榴裙下，可是偏偏只有这个女人在色情方面却一点也不能让他感到兴趣。

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在出奔后立马发现她对丈夫没有其他的感情，只有轻蔑，因此婚姻的后果非常快就暴露了出来。虽然家里料想不到地很快对这件事默认下来，给出奔的姑娘分出了一笔嫁资，可是夫妇之间开始了最无秩序的生活和没完没了的争吵。有人说，年青的夫人当时所表现的尊贵和高尚，是费多尔·巴夫洛维奇万万比不上的。如今才明白，在她拿到钱之后，他把数达两万五千卢布之多的款子立马一下子全部抓了过去，所以对她说来，这几万卢布从那时候起简直就等于扔到了水里。

她的嫁妆中，还有一个小庄园以及一所位于城中的非常好的房子，他长时间千方百计地想通过办成一种恰当的手续以变为己有；只要凭着他每时每刻都在用的那种无耻的勒索和苦求的手段，来引起自己夫人对他的轻蔑和厌恶，好在她精神疲惫时为了摆脱他而答应下来了事。他原本是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可是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娘家出来干涉了，终于万幸阻止了强夺的行为。人们都清楚，他们夫妇之间经常发生恶斗，可是，据说动手殴打的不是费多尔·巴夫洛维奇，而是他那暴躁、敢作敢为但缺乏耐性、身强力壮而脸色微黑的太太——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最终，她最终抛弃了家庭，离开费多尔·巴夫洛维奇，与一个穷得快要活不下去的宗教学校的教员私奔了，三岁的米卡留给了费多尔·巴夫洛维奇。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立马就在家里养了一大群女人，大肆酗酒放荡。每当他清醒时，他就走遍全省，满含眼泪对一切人抱怨抛开他的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并且说出一些做丈夫的羞于出口的闺房琐事。

在众人面前他主要扮演了一个受辱的角色，他有声有色地描写有关自己所受耻辱的细节，好像感到十分高兴，甚至以此为荣。有些好嘲弄人的人对他说：“人家以为您，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加官进爵了，所以您无论如何悲痛，还是非常得意。”很多人甚至补充说，他爱好以丑角的新姿态出现，为了招笑，故意装出这个样子，好像毫不在意自己的滑稽处境。谁明白呢，或许他的那种样子确实是出乎天真。

他之后了解了私奔女人的落脚之处。这可怜的女人与她的宗教学校教员到了彼得堡，在那里肆无忌惮地彻底“解放”起来。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立马张罗着，准备动身到彼得堡去。为了什么？——当然连他自己也不明白。或许他果真当时会去的，可是一做出这样的决定之后，他立马觉得自己有一种特别的权利来再次不顾一切地纵酒豪饮一番，据说这是为了在旅行之前，壮壮胆量。就在这时，他的夫人娘家接到了她在彼得堡去世的消息。她好像死得非常突然，就在一间阁楼上，有些人传说是由于伤寒，另一些人传说是饿死的。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听到他夫人噩耗的时候正喝醉了酒，据说当时他跑到街上，高兴得双手朝天，开始呼喊：“这可好了！”还有的说：他像一个小孩子一样痛哭了一场，并且听说哭得连对他十二分厌恶的人看了也要觉得可怜。事实上或许两种情况都有，一方面是自己获得自由而高兴，另一方面则为对方痛哭，两者都有。在大多数情况下，一般人，即便是坏蛋，也经常比我们通常所觉得的要天真烂漫得多，其中我们也是如此。

二 被扔在一边的长子

自然可以想象出来，这样的人能成为怎样的父亲。在他这种父亲身上，该发生的事总会发生，那就是说他彻底抛弃了与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所生的孩子，这倒不是由于恨他，也不是由于什么夫妻反目，而仅仅是由于完全忘记了他。在他用眼泪和诉苦让大家讨厌，同时把自己的住宅变成淫窟的时候，这三岁的男孩米卡由这家的忠仆格里戈里照料着，如果当时没有他来关心，或许都没有人来替这小孩换衬衣。碰巧，最初孩子姥姥家的亲属好像也忘记了他。他的外祖父，也就是米乌索夫先生，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的父亲，当时已经离开人世；他的守寡的夫人，米卡的外祖母，病得非常厉害，搬到莫斯科去了，姊妹们又都出阁，所以差不多整整有一年的工夫，米卡不得不呆在仆人格里戈里那里，住在仆人居住的木屋里面。事实上就算爸爸想起他来（真的，他是不能不明白有他这个人的），也会再把他送进木屋里去的，由于小孩始终会阻碍他胡作非为。可是结果发生了这样的事：死者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的堂兄彼得·阿历山德罗维奇·米乌索夫从巴黎回来了。他后来曾一连在国外流寓多年，在当时还非常年轻，可却是米乌索夫家的一个突出人物，非常文明，有都市气、外国派，并且终身有欧洲习惯，晚年时成为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的自由派。他在自己长期的经历中，经常和那个时代国内外很多思想最自由的人往来，亲身见过蒲鲁东和巴枯宁，在他漂泊一生的晚年，非常爱回忆和讲述一八四八年巴黎二月革命三天里的情况，还暗示说他自己也差不多参加了巷战。这是他想起来就非常高兴的年青时代的一个回忆。他有自己的产业，按照之前的算法，大约有一千个农奴。他的肥美的领地就在我们的小城外面，与我们的修道院的田地相连。

在刚刚取得遗产的时候，彼得·阿历山德罗维奇还非常年轻，为了争夺在河里捕鱼或者森林中砍柴之类的权利与修道院没完没了地打官司，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不懂，可是与“教权主义者”打官司，他甚至感觉是作为一个国民的文明义务。在他听了对于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的所有情况（当然这是他记得，甚至有一个时候非常注意的），又打听出还有米卡留下来之后，虽然他对于费多尔·巴夫洛维奇新添加了极大的愤怒和蔑视，还是立马过问了这件事。他当时和费多尔·巴夫洛维奇首次见面。他对他坦率地说，想把这孩子领去由自己教养。之后有非常长的时间，他把当时情况当成新鲜事向人讲述，说他同费多尔·巴夫洛

维奇提起米卡的时候，对方曾经一度装作完全不明白讲的是什么样的孩子，并且好像有点奇怪，在他家里居然还有一个小儿子。即便说彼得·阿历山德罗维奇的叙述有点夸张，那也总该有一些是实情。事实上，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生平就喜欢做戏，他会无缘无故在你面前饰演一个意外的角色，特别是这种做法有时候并没有任何必要，甚至对于自己也不利，比如目前那件事就是如此。可是这类特性确是大多数人，甚至是非常聪明的人所共有的，不仅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如此。彼得·阿历山德罗维奇热心地进行着这件事情，甚至与费多尔·巴夫洛维奇一起充当小孩的监护人，由于母亲身后总会遗留下小小的财产、房屋与领地需要处理。米卡确实是曾到这位舅舅家去住过，可是后者没有自己的家庭，又由于他刚刚把事办妥，自己庄园的银钱收益有了保障，就立马又忙着到巴黎去久居，所以就把孩子委托给了他的堂婶，一位莫斯科的太太。碰巧他在巴黎住得非常久，竟然忘记了这个孩子，特别是在二月革命来临的时候，——那次的革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他一辈子也不能忘记。后来莫斯科的太太死了，米卡转到她的已出阁的一个女儿手中。也许他之后还曾第四次换地方。对于此，我如今先不谈它，并且对于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的这位长子还有很多话要说，如今只能先说一点他身上最必要的情况，不谈这类情况，我的这部小说就没有办法开头。

首先，只有这位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一个从小就可以相信他总多少还会有些财产，等到成年，就能独立，在费多尔·巴夫洛维奇三个儿子当中也只有他这么想。他的幼年与青年漫无秩序地过去了，进军事学校的时候中学还没有读完，后来到高加索服军职，由于决斗降了级，服满军职后，经常酗酒，浪费了不少银钱。在成年之后才从费多尔·巴夫洛维奇那里拿到一些钱，在这之前却欠了很多的债。与他父亲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第一次认识和见面，是在成年后专程到我们这里来与他父亲清算财产的时候。或许他当时对于父亲并不喜欢；他住在他家不久，拿到了一点点款子，并且与父亲约好之后领取庄园收入的办法，非常快就走了。对于这庄园到底有多少收入，值多少钱，他这次却始终也没有从费多尔·巴夫洛维奇那里得到明确的回答——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当时一下子就注意到——这也是应当记住的，米卡对于自己的财产有着虚夸的、不正确的观念。费多尔·巴夫洛维奇非常满意这一点，由于他另有准备。他只感觉这年青人轻浮，暴躁，没有耐性，有欲望，爱喝酒玩乐，只要能抓到一些什么，立马会安静下去，当然安静的时间不会长久。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开始利用这一点，通过一些小赠与，偶尔寄去一点钱应付他。后来终于发生了一件事情：四年

以后，米卡失去了耐性，第二次来到我们小城里来，准备和他父亲算清一切，可是让他非常惊讶的是，他忽然发现自己已经一无所有了，甚至都非常难算清，他早已经向费多尔·巴夫洛维奇拿完了他的财产的全部价值，支完了钱款，或许反倒欠着他父亲一些。又按照某年某月他自愿签订的那几件契约，他已经没有再要求任何钱款的权利了。年轻人非常惊讶，怀疑内中有诡计和欺骗的情况，差不多发起火来，好像失去了理智。就是这件事引起了一个大惨剧，有关这惨剧的描写将成为我这第一部序幕性质的小说的主要内容，也可以说是这部小说的轮廓。可是在转到正文之前，必须再说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另外两个儿子，米卡的兄弟，并且讲述他们是从哪里钻出来的。

三 续弦和续弦生的子女

四岁的米卡被费多尔·巴夫洛维奇脱手后，他就再次娶妻。

这段婚姻持续了八年。从别省里娶来的第二位太太索菲亚·伊凡诺芙娜也非常年轻，因为一桩包工的小事情，他与一个犹太人结伴到那边去了一趟。费多尔·巴夫洛维奇虽然荒淫，酗酒，闹事，但从不耽误各项投资，事情总是办得很顺利，虽然差不多始终带点儿卑鄙。索菲亚·伊凡诺芙娜是“孤女”出身，小时候就失去了双亲，是一个愚蠢的教堂执事的女儿。生长在恩人养母，与此同时也是折磨者，有名望的老将军夫人，伏洛霍夫将军的寡妻的富有的家庭中。具体情况我不明白，仅仅是听说这温良娴淑、天真无邪的养女有一次曾在阁楼的钉子上系绳上吊，被人救了下來，可以看出她是如何地难于忍受这位老妇人的任性和没完没了的责怪了，事实上老妇人并不见得有多么的凶恶，仅仅是由于闲着无所事事，才成了一个使人受不了的女阎王。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前去求婚，人家打听清楚他的来历，就赶走了他。因此他又按照第一次结婚的办法，向孤女提议私奔。如果她当时对于他的行为明白得详细些，她肯定无论如何也不会嫁给他的。但是也因此隔了一省，再说一个十六岁的闺女又能明白多少事情？何况她呆在女恩人的家里，本来就不如投河死了的好。所以这可怜的女人就把女恩人换成了男恩人。费多尔·巴夫洛维奇这一次一个钱也没有弄到手，由于老将军夫人非常生气，非但没有给予任何东西，并且把他们俩臭骂了一顿；可是这次他本来也不指望捞到什么，这清白的女孩的非凡美貌就让他非常满意了，主要是她的天真无邪的态度使他这个之前只知罪恶地玩赏粗俗的女性美的好色之徒

为之惊愕不已。“这双天真无邪的眼睛当时在我心灵上像剃刀似地划了一刀。”——他之后说，无耻地、怪模怪样地嘻笑着。可是对于荒唐的人，连这也仅仅是色情的冲动。费多尔·巴夫洛维奇既然没有得到一点好处，就和他的夫人不讲客气了，凭借着她在他面前好像是有“短处”，又差不多是他把她“从吊绳上救下来”的，另外又利用她那种少见的温顺和口拙的性格，竟然完全不管最寻常的夫妇礼貌。一些坏女人就当着夫人的面，汇集到家里来狂饮乱闹，胡作非为。我要当成一种特性报告的是，那个阴沉、愚蠢、固执、喜欢讲理的仆人格里戈里，他与之前的太太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是死对头，这一次却站在新女主人的一边维护她，用仆人不应有的方式，去为她和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相骂，有一次他甚至竟搅乱了狂饮乱闹的场面，把所有聚拢来胡闹的女人都赶走了。这个不幸的，从小吓怕了的年轻女人得了类似神经病的女人病，得这种病的人被称做害疯癲病的女人，这种病在普通乡下女人身上屡见不鲜。得了这个病，会发作凶险的，歇斯底里性的痉挛，有时候甚至失去神志。但是她给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生下两个儿子，伊凡和阿历克赛，第一个生在结婚的第一年，第二个生在三年之后。她死时，小阿历克赛恰好四岁，虽然非常奇怪，可是我明白他之后一辈子都记得母亲，自然是恍如梦中一般。她死后两个小孩的遭遇正与第一个孩子米卡一模一样：他们彻底被父亲抛弃、遗忘了，也落在了格里戈里的手里，并且也是住到他的木屋里去。他们的母亲的女恩人和养母，那个专制老妇人，那个将军夫人，就在木屋里找到了他们。她那时候还活在世上，八年来始终没能忘记她所受的侮辱。在这八年里，她经常能得到对于“索菲亚”的生活的最精确的消息，听到她生了病，并且有很多丑事包围着她，老妇人曾经两三次对自己的女食客们高声说：“这是由于她忘恩负义，上帝才这么惩罚她，这是她自作自受。”索菲亚·伊凡诺芙娜死后整整三个月的时候，将军夫人忽然亲自驾临我们小城，一直来到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的住宅，在小城里仅仅待了半点钟的时间，但做了很多事情。当时恰是暮色苍茫的时候，醉醺醺的费多尔·巴夫洛维奇迎接了她。她有八年没有见到他了。据说，她一句话不说，刚一见到他，就上去给他两下扎实而响亮的耳光，拉住他的头发使劲揪了三下，然后依然不吭一声，一直冲到木屋里去看两个小孩。一眼看到他们脸也不洗，穿着脏衣服，她立马又给了格里戈里一记耳光，对他宣布，这两个小孩由她带走，然后就领他们出来，让他们依然穿着原有的服装，外面用羊毛花毯裹住，坐上马车，回到自己的城市。格里戈里挨了这一打，像一个驯服的奴隶一样，一句粗话也没敢说，还送老妇人到车旁，向她弯腰鞠躬，恭敬地说，她“照顾孤儿

将获得上帝的酬报”。

“你是一个饭桶！”将军夫人临走时留下了这么一句话。费多尔·巴夫洛维奇把这件事情全盘想一遍之后，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所以对正式同意孩子们归将军夫人教养的问题，之后也从未加以反对。对于说到所受的几记耳光，他自己还走遍全城，四处去说呢。

碰巧不久之后将军夫人去世，两个孩子从她的遗嘱中获得每人一千卢布，“作为他们的教育费。这一笔款子必须花在他们的身上，用钱的多少以足够用到他们成年时为限度，由于对于这类孩子赠送这一点钱已是足足有余，如果有人想慷慨解囊，那就随他们便好了”，诸如此类。我自己没有读到遗嘱，可是听说其中确实有诸如此类的古怪内容，并且辞句非常别致。老夫人的主要的继承人是一个诚实的人，叶菲姆·彼得罗维奇·波列诺夫，那个省里的首席贵族。他与费多尔·巴夫洛维奇通了几次信，当时就料到从他那里是肯定挤不出他的孩子们的教育费来的，——虽然他从干脆拒绝，碰到这类事情时始终仅仅是想法拖延，有时甚至说得非常动人。因此波列诺夫亲自关心起这两个孤儿来，特别是喜欢上了最小的一个，阿历克赛，所以他把他收养在家里非常长时间，差不多直至成人。这一点我要请读者最先加以注意，要是问这两个青年人所得的教育和学问应当终身感激谁，我要说，应当感激这个叶菲姆·彼得罗维奇，最高贵并且讲究人道的人，这类人是非常少见的。他把将军夫人留下的两千卢布款子保存起来不动，到他们成年的时候加上利息，每人竟然有两千了。教育他们则完全花自己的钱，并且数目远远超过每人一千。他们的童年与少年时代，我还是不去多说，只想指出一些最重要的事情。对于大的伊凡我所要报告的仅仅是他长大时，成了一个阴沉而有心计的孩子，并不非常懦弱，却好像从十岁起，就透彻了解他们到底是住在别人家里，他们的父亲是那种连提起来都嫌丢人的人，诸如此类。这个男孩从非常早，差不多在婴孩时代（至少是这么传说），就显露了一种不寻常的，研究学问的才能。我不大明白底细，不知怎么，他差不多在十三岁时就离开了叶菲姆·彼得罗维奇的家，来到莫斯科的一个中学，去一个很有经验的，当时很有名气的教育家，叶菲姆·彼得罗维奇幼时的好友家中去住宿。伊凡之后自己提到这一切时说，这都是由于叶菲姆·彼得罗维奇的“勇于行善”，他有一个想法，即有天才的儿童应当跟天才的教育家学习。可是当青年人中学毕业，进入大学的时候，叶菲姆·彼得罗维奇和这位有天才的教育家全部都去世了。由于叶菲姆·彼得罗维奇临死没有吩咐清楚，那位专制的将军夫人所遗给孩子们的钱，虽然已经利上加利每人增到了两千，竟然由于我们这里完全不可避免的